

无数的人问我：“究竟有什么办法让孩子喜欢阅读？”
我答道：“朗读——通过朗读，将孩子从声音世界渡到文字世界。”



曹文轩
美文朗读

CAOWENXUAN
MEI WENLANGDU



哑巴的呼喊

曹文轩/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谨以此书迎接一个朗读时代的到来



哑巴的呼喊

曹文轩/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哑巴的呼喊 / 曹文轩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5

(曹文轩美文朗读丛书)

ISBN 978-7-301-15118-1

I. 哑… II. 曹… III. 青少年—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52189号

书 名: 哑巴的呼喊

著作责任者: 曹文轩 著

责任编辑: 周 英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5118-1/I·210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zyl@pup.pku.edu.cn

电 活: 邮购部62752015 发行部62750672 编辑部62767346
出版部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毫米×1020毫米 16开本 9.25印张 120千字 18插页

2009年5月第1版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3.00元(附光盘)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朗读的意义

曹文轩

关于阅读的意义，我们已经有了丰富多彩的阐述：阅读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是对人的经验的壮大；阅读还有助于创造经验；阅读养性；阅读的力量神奇到能改变一个人的外形；在没有宗教情怀的世界里，阅读甚至可以作为一门优美而神圣的宗教……

可在今天这个有着无穷无尽的诱惑的世界里，人们对阅读却越来越疏离了，甚至连中小学生们都对阅读越来越不感兴趣了。这个情况当然是很糟糕的，甚至是很悲哀的。

无数的人问我：“究竟有什么办法让孩子喜欢阅读？”

我答道：“朗读——通过朗读，将他们从声音世界渡到文字世界。”

难道还有更好的方法吗？一个孩子不愿意阅读，你对他讲阅读的意义，有用吗？就怕是你说到天上去，他大概还是不肯阅读的。可是我们现在来做一个设想：一个具有出色朗读能力的语文老师或者是学校请来的一个著名演员，在他们班上声情并茂地朗读了一部小说里的片段，那是一个优美的、感人的、智慧的、扣人心弦的精彩片段，那个孩子在不知不觉之中被深深吸引住了，朗读结束之后，他就一直在惦记着那部小说，甚至急切地想看到那部小说，后来他终于看到了它，而一旦他进入了文字世界之后，就再也不想放弃了。于是，我们就可以有充足的理由对这个孩子的阅读乃至成长抱了希望。

朗读在发达国家是一个日常行为。

2006年9月，我应邀参加了第六届柏林国际文学节。在柏林的几天时间里，我参加最多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朗读会。他们将我的长篇小说《草房子》以及我的一些短篇小说翻译成德文，然后请他们国家的一流演员

去学校、去社区图书馆朗读，参加者有学生，也有成年人——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成年人。在我的感觉里，朗读对他们而言，是日常生活中一件经常的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四五人、五六人、十几人、上百人坐下来，然后听一个或几个人朗读一篇（部）经典的作品，或一段，或全文。可见朗读在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是一种日常的、同时也是一种非常优雅的行为。

“‘语文’学科，早先叫‘国文’，后改为‘国语’，1949年后改称‘语文’，从字面上看，‘语’的地位似乎提高了，实际上，‘重文轻语’是中国语文教学中的一大弊病。”（刘卓）

“语文语文”，“文”是第一的，“语”是次要的，甚至是无足轻重的。重“文”轻“语”，这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在很多时候，把“文”看得十分重要，而把“语”给忽略掉了，甚至是贬低“语”的。“巧言令色”，能说会道，是坏事。是君子，便应“讷于言而敏于行”。“讷”——“木讷”的“讷”，便是指一个人语言迟钝，乃至沉默寡言，而这是美德，认为这样的人是仁者。

“水深流去慢，贵人话语迟。”这便是中国人数百年、数千年所欣美的境界。当然中国也有极端的历史时期是讲究说的。说客——说客时代。那番滔滔雄辩，口若悬河，真是让人对语言的能力感到惊讶。但日常生活中，中国人还是不太喜欢能说会道的人的。“讷”，竟然成了做人最高的境界之一，这实在让人感到可疑。

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很让我着迷，着迷的就是奥巴马的演讲。他的演讲很神气，很精彩，很迷人，很有诗意。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总统竞选，就是比一比谁更能说——更能“语”。我听奥巴马的讲演，就觉得他是在朗读优美的篇章。

说到朗读上来——不朗读——不“语”，我们对“文”也就难以有最深切的理解。

我去各地中小学校作讲座，总要事先告知学校的校长老师，让他们通知听讲座的孩子带上本子和笔。我要送孩子们几句话。每送一句，我都要求他们记在本子上。接下来，就是请求他们大声朗读我送给他们的每一句话。我对他们说：“孩子们，有些话，我们是需要念出来甚至是需要喊出来的，而且要很多人在一起念出来、喊出来。这是一种仪式，这种仪式对我们的成长是有用的。”

当我们朗读时，特别是当我们许多人在一起朗读时，我们自然就有了一种仪式感。

而人类是不能没有仪式感的。

仪式感纯洁和圣化了我们的心灵，使我们在那些玩世不恭、只知游戏的轻浮与浅薄的时代，有了一分严肃，一分崇高。

于是，人类社会有了质量。

这是口语化的时代，而这口语的质量又相当低下。恶俗的口语，已成为时尚，这大概不是一件好事。

优质的民族语言，当然包括口语。

口语的优质，是与书面语的悄然进入密切相关的。而这其中，朗读是将书面语的因素转入口语，从而使口语的品质得以提高的很重要的一环。

朗读着，朗读着，优美的书面语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口语，从而提升了口语的质量。

朗读是体会民族语言之优美的重要途径。

汉语的音乐性、汉语的特有声调，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汉语成为一种在声音上优美绝伦的语言。朗读既可以帮助学生们加深对文本的理解，同时也可以帮助他们感受我们民族语言的声音之美，从而培养他们对母语的亲近感。

朗读还有一大好处，那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淘汰那些损伤精神和心

智的末流作品。

谁都知道，能被朗读的文本，一定是美文，是抒情的或智慧的文字，不然是无法朗读的。通过朗读，我们很容易地就把那些末流的作品杜绝在大门之外。

北大出版社打造这套丛书，我之所以愿意从我全部的文字中筛选出这些文字，都是一个用意——

以这些也许微不足道的文字，去迎接一个朗读时代的到来。

2009年5月8日于北京大学蓝旗营



目录

艾地 /1

鸡鸭大军 (10-16)

水上漂着一朵花 * (20-24)

香坟 * (29-31)

芦花鞋 /32

两个人的田野 * (32-34)

月光下 * (46-48)

赤脚走在大雪天 * (51-56)

哑巴的呼喊 /57

流泪的大河 * (72-76)

大草垛 (76-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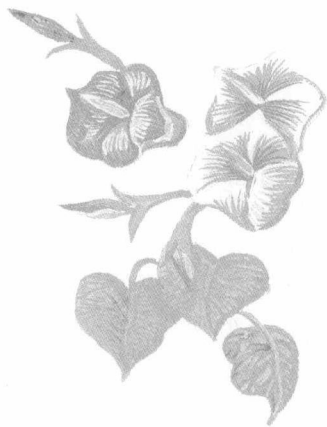
蓝花 /79

小巧 (85-87)

秋秋在暮色中 (89-91)

第十一根红布条 /92

第十一根红布条 (92-100)



月光里的铜板 /101

月光里的铜板 (101-113)

天空的呼唤 /114

天空的呼唤 (114-120)

红葫芦 /121

红葫芦 (121-134)

停不下的毛毛 /135

注：目录中楷体字篇目为推荐朗读内容，其中，标有“*”的，为示范朗读内容，正文已配录音。正文中凡推荐朗读的内容均已用楷体字标示。



艾地



1

油麻地小学四周环水，很独立的样子。

秦大奶奶的那幢小草房，在西北角上龟缩着，仿佛是被挤到这儿的，并且仿佛还正在被挤着，再坚持不住，就会被挤到河里。这幢小草房，是油麻地小学最矮小的草房，样子很寒碜。它简直是个赘瘤，是个污点，破坏了油麻地小学的和谐与那番好格调。

学校与地方联合，想将秦大奶奶逐出这片土地，花费了十多年的工夫，然而终于没有成功。

秦大奶奶坚决地认为，这片土地是属于她的。

也许，确实是属于她的。

秦大奶奶的丈夫是秦大。他们夫妇俩，原先与这片土地并无关系。他们是在1948年年初，才买下了这片土地的。为买这片土地，这对夫妇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在这几十年里，他们没有白天与黑夜，没有阴天与晴日，没有炎热与寒冷。他们甚至忘记了自己的欲望：穿一件新袄遮挡风寒的欲望，吃一片西瓜解除暑渴的欲望，将自己放在床上消解一下疲



倦的欲望，煮一碗红烧肉润一润枯肠的欲望。他们对痛苦变得麻木起来。镰刀割破了手指，鲜血一路滴在草上，不知道疼；终年光着的脚板，在隆冬季节裂开鲜红的血口，不知道疼；瓦砾硌着脚，不知道疼；鞭子打在脊梁上，不知道疼。秦大在世时，这里的人每次谈到他，评价不外乎就是这些：“这个人太小气，一锥子扎不出血来。”“跌到了，还要从地上抓一把泥。”这对没有孩子的夫妇唯一的幸福就是在夜深人静、四周流动着淡淡的荒凉时，做着土地的美梦：一片土地，一片风水好的土地，在春风里战战兢兢如孩子般可爱的麦苗，在五月的阳光下闪烁着光芒的金子一样的麦穗……

他们终于用几十年的心血换来这片土地。

他们在这片土地的中央盖了一幢草房，从此，两双已经过早疲倦的眼睛，就时时刻刻地注视着这片土地。这年春天，天气比以往任何一年都暖和得早，才是二月，风已是暖洋洋的了。一地的麦子，在和风里一日一日地绿着，没过几天，就不见土壤了，只剩下汪汪的一片绿。站在草房门口，就像站在一片泛着微波的水面上。然而，秦大并未等到收获的五月，就在田埂上永远地睡着了。村里几个总是帮人家送丧的人，将他放入棺材时说：“抬过这么多死人，还从没见过身子轻得这样的人。”

秦大奶奶倒是看到了收获的季节，但就在麦子飘香时，土地已不再属于个人。

贫穷的油麻地人在新鲜的阳光下，生发着各种各样的心思。其中最大的一个心思就是办学，让孩子们读书。而在选择校址时，从上到下，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将目光投到了这块四面环水的宝地。于是，人们一面派人到海滩上割茅草，一面派人去让秦大奶奶搬家。然而，当十几只船载着堆得高高的茅草令人欢欣鼓舞地停泊在油麻地的大河边时，秦大奶奶却就是不肯离开这片土地。



地方政府是厚道的，事先给她在别处盖了房，并且还划给她一片小小的土地。

但秦大奶奶不要，她只要这片土地。她蓬头垢面地坐在地上：“你们打死我吧，打死我也不离开这里！”

十几只茅草船就那么无奈地停在水中。

地方政府是耐心的，充分给她说明理：“办学校，是造福于子孙万代的大业。”秦大奶奶双目紧闭：“我没有子孙！”

实在说不通。学校又必须在秋天建起来，油麻地的人有点无可奈何了。上头来人了，问学校怎么还不动工。他们只得如实报告。上头的人说：“无法无天了！把她赶出去！”地方政府也看清楚了：非得这样不可！

这一天，全村的人几乎都出动了。他们割麦子的割麦子，上茅草的上茅草，拆房子的拆房子，测量的测量……秦大奶奶则被几个民兵架着，拖走了。秦大奶奶差点以死相拼，无奈那几个民兵身强力壮，使她根本无法以死相拼。她只能一路嚎哭：“我要我的地呀！我要我的地呀！”她朝那些人吐着唾沫，并朝过路的人大叫：“救命呀！救命呀！”没有人理会她。

秦大奶奶被硬关到了那间为她新砌的屋里。她在屋里乱撞门窗，破口大骂。几个民兵在门外说：“你再闹，就把你捆起来送走！”丢下她，走了。

当秦大奶奶终于弄断窗棂，钻出屋子，跑回那片土地时，那幢房子早已不见踪影，满地的麦子也已收割一尽，茅草堆积如山，正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地上是一道道石灰撒成的白线以及无数的木桩，甚至已经挖开了好几道墙基，一些汉子正在吼着号子打夯……一切都已面目全非。

她瘫坐在地上，目光呆滞地一直坐到天黑，然后开始了长达一年之久的告状。她告到乡里，又告到区里，再告到县里，然后又回过头来告



到乡里、区里、县里……眼见着头发一根一根地白了，眼见着背一点一点地驼了。跟她讲理，她又听不进去，只顾说她的理。拍桌子吓唬她，她干脆赖到你脚下：“你把我抓起来，把我抓起来，抓起来扔进大牢里！”

油麻地的事，当然只能按油麻地人的意志去做。油麻地小学早盖好了，并且是方圆十几里地最漂亮的一所学校。每天早晨，孩子们就会从四面八方，唱着跳着，高高兴兴地来上学。高高的旗杆上，一面鲜艳的红旗，总是在太阳光刚照亮这块土地的时候升起来，然后迎风飘扬，造出一番迷人的风采。油麻地的人，听到了草房子里传出的琅琅书声。他们从未听过这种清纯的充满活力的众声齐读。这时，若有船路过这里，就会放慢行驶的速度。声音传到田野上，油麻地的人在心中产生了一种无名的兴奋，其间，很可能会有一个人一边使劲挥舞锄头，一边扯开沙哑的喉咙，大声吼唱起来。

秦大奶奶在告状之余，也会来到校门口。她对正在上学的孩子们反复地絮叨：“这块地是我的！”

孩子们只是朝她笑笑。其中一些，似乎觉得她很怪，有点害怕，见了她那副怨恨的目光，就赶紧走进校园里。

教员们还许多次在深夜里看到秦大奶奶，她像幽灵一样，在校园里到处走动。

各级政府时常被她打扰，实在太烦，可又拿她没有办法，只好在她做出让步和做出种种保证之后，也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在油麻地小学的一角，给她盖一间小小的草房，并允许她保留一片小小的土地。



桑桑一家随着父亲搬到油麻地小学时，秦大奶奶在西北角上的小屋里，已生活了好几个年头。

桑桑在校园里随便走走，就走到了小屋前。这时，桑桑被一股浓烈的苦艾味包围了。他的眼前是一片艾。艾前后左右地包围了小屋。风吹过时，艾叶哗啦哗啦地翻卷着。艾叶的正面与反面的颜色是两样的，正面是一般的绿色，而反面是淡绿色，加上茸茸的细毛，几乎呈灰白色。因此，当艾叶翻卷时，就像不同颜色的碎片混杂在一起，闪闪烁烁。艾虽然长不很高，但秆都长得像毛笔的笔杆一样。不知是因为人工的原因，还是艾的习性，艾与艾之间，总是适当地保持着距离，既不过于稠密，也不过于疏远。

桑桑穿过艾地间一条小道，走到了小屋门口。小屋里几乎没有光线，桑桑的眼睛很吃力地朝里张望，想看清楚里面有没有人、都有一些什么东西。他隐约看见了一个佝偻着身体的老婆婆和一些十分简单的家具。

桑桑想：就她一个人吗？他回头看了看，四周空荡荡的，就有了一种孤独感。于是，他很想见到那个老婆婆。

秦大奶奶似乎感觉到门口有一双大大的眼睛，她转过身来，走到了门口。

明亮的太阳正高悬在天上。秦大奶奶出现在阳光下时，给桑桑留下了即使他长大之后都可能不会忘记的深刻印象：身材高高的，十分匀称，只是背已驼了，浑身上下穿得干干净净，只有粽子大的小脚上穿着一双绣了淡金色小花的黑布鞋，裤脚用蓝布条十分仔细地包裹着，拄着拐棍，一头银发，在风里微微飘动。

十分奇怪，桑桑好像认识她似的叫了一声：“奶奶。”



秦大奶奶望着桑桑，仿佛桑桑并不是在叫她。这里的孩子，从来也不叫她奶奶，都叫她“老太婆”，最多叫她“秦大奶奶”。她伸出手去抚摸了下桑桑的脑袋。她似乎从未有过这样亲昵的动作。她问：“你是谁？”

“我是桑桑。”

“我怎么没有见过你？”

“我是刚来的。”

“你家住哪儿？”

“和你一样，也住在这个校园里。”

秦大奶奶一副疑惑的样子。

桑桑说：“我爸刚调到这儿。是这儿的校长。”

“噢。”秦大奶奶点了点头，“新来了个校长。”

桑桑用手摸摸身旁的艾。

秦大奶奶说：“认识吗？这是艾。”

“干吗长这么多艾？”

“艾干净。艾有药味。夏天，这儿没有蚊子，也没有苍蝇。”

“这儿应该长庄稼呀。”

“长庄稼？长什么庄稼？”

“长麦子呀什么的。”

“长麦子做什么？原先，这儿全是麦地，那一年，多好的麦子，可是，没有轮到我割……不长麦子啦，永远不长麦子啦，就长艾，艾好。”

桑桑与秦大奶奶第一次见面，居然说了很多话。说到后来，秦大奶奶的心思又被土地的巨大影子笼罩了，用拐棍指指划划，向桑桑不住地唠叨：“这片地，都是我的地，多大的一片地呀，多好的一片地呀……”

桑桑和秦大奶奶说话，一直说到母亲在远处叫他，才离开小屋与艾地。不久，桑桑从大人們的谈话里听出，在大人们的眼里，秦大奶奶是



个很可恶的老婆子。她明明看见学校的菜园边上就是一条路，却倚着自己老眼昏花，愣说没有路，拄着拐棍，横穿菜园，一路把菜苗踩倒了许多。秋天，一不留神，她就会把学校种的瓜或豆荚摘了去。自己吃也行呀，她不，而是将它们扔到大河里。她还养了一群鸡鸭鹅，让它们在学校里乱窜，学校菜园只好拦了篱笆。但即使拦了篱笆，这些刁钻的家伙也有可能钻进菜园里去把嫩苗或刚结出的果实啄了或吃了。有一回，她丢了一只鸡，硬说是孩子们惊着它了，不知藏到哪片草丛里，被黄鼠狼吃了，和学校大闹了一通，最后学校赔了她几块钱才算了事。

那天课间，桑桑拉着阿恕要去艾地，正在一旁玩耍的秃鹤说：“别去，秦大奶奶会用拐棍敲你的脑袋的。”

桑桑不信，独自一人走过去。

一年级的几个小女孩，正藏在艾丛里，朝小屋里偷偷地看，见秦大奶奶拄着拐棍走过来了，吓得一个个像兔子一样从艾地里逃窜出来，尖叫着跑散了。

秦大奶奶看了看被踩趴下的艾，用拐棍咚咚地戳着地。

只有桑桑不怕，他朝秦大奶奶走过去。当桑桑叫了一声“奶奶”，跟秦大奶奶要了一根艾再走回来时，那几个小女孩就很佩服，觉得他真勇敢。桑桑很纳闷：有什么好怕的呢？

桑乔却一开始就对秦大奶奶感到不快。那天，他视察他的校园，来到这片艾地，见到那间低矮的小屋，从心底里觉得别扭。加上听了老师们说的关于秦大奶奶的支离破碎的话，就觉得油麻地小学居然让一个与油麻地小学毫无关系的老太婆住在校园里，简直是毫无道理、不成体统。他看着那间小屋，越看越觉得这屋子留在校园里，实在是不伦不类。他穿过艾地走到了小屋跟前。那时，秦大奶奶正坐在门口晒太阳。

“你好。”桑乔说。



秦大奶奶看了看桑乔，居然没有回答。

桑乔屋前屋后转了一圈，觉得油麻地西北角有一块好端端的地被人占领了，他的油麻地小学是不完整的。他有了一种深刻的残缺感。

秦大奶奶说：“你这个人是谁？东张西望的不像个好人！”

桑乔觉得这个老婆子太无理，便板着面孔说：“我叫桑乔。”

“不认识。”

“我是校长。”

秦大奶奶站了起来：“你想撵我走吗？”

“我没有说要撵你走。”

“这块地，这一片地都是我的！”

桑乔心里只觉得好笑：都什么年头了，还你呀他的呢！他暂且没有理会她，离开了艾地。可是，当他走到这块地的最南端时，又回过头来向艾地这边看，越发觉得油麻地小学被人活活地瓜分去了一块。

春天，桑乔发动全校师生，四处奔走，从楝树采下了许多头年结下的果实。他要育出楝树苗来，然后栽在校园各处。楝树是这一带人最喜欢的树种。春天，枝头会开出一片淡蓝色的细小的花。若是一片林子，花正盛开时，从远处看，就仿佛是一片淡蓝的云彩。因为楝树性苦，所以不生任何虫子。夏天的厕所若放了楝树叶，既去了臭味，还不让粪里生蛆。楝树不仅好看、干净，还是这一带人最欣赏的木材。桑乔查看了所有的教室，发现许多课桌都正在坏损。他想，几年以后，这些楝树就能成材，那时油麻地小学就会有一批最好的课桌。在考虑用哪一块地作苗圃时，桑乔想到了西北角上的艾地。为了避免与秦大奶奶的冲突，他向一直就在油麻地小学任教的几位老师打听当年政府同意秦大奶奶住在西北角上时到底许给了她多大面积的地。他有一种直感，觉得政府不可能给她那么大的面积。这些老师的介绍，完全证实了他的直感。于是，